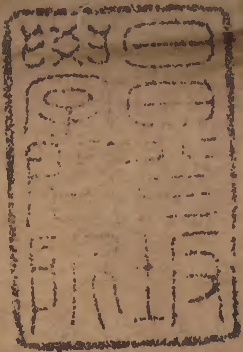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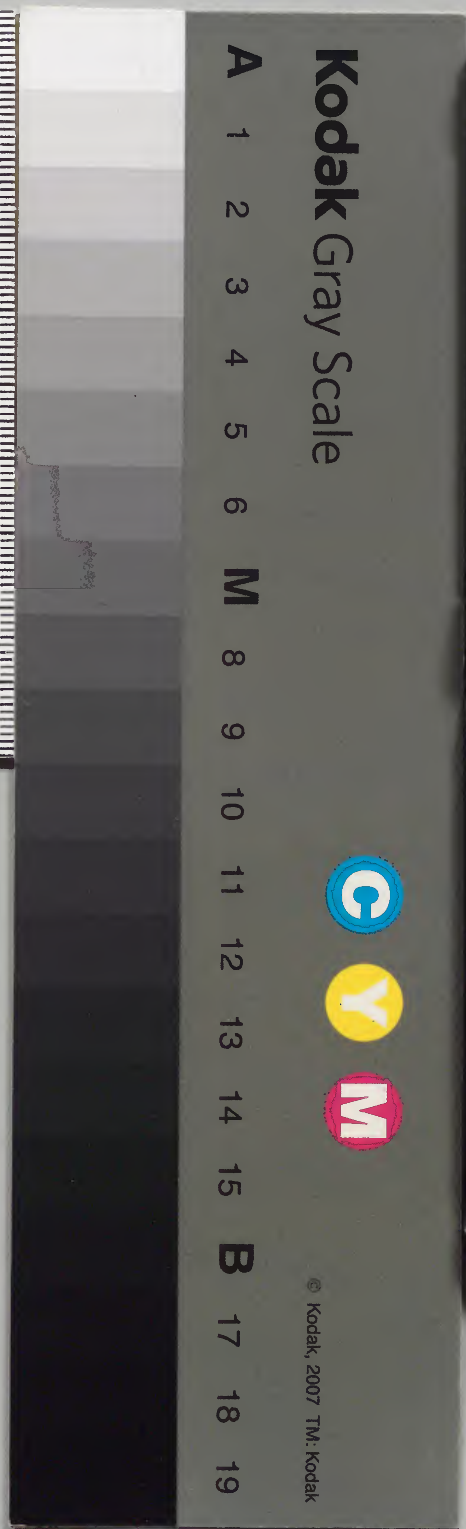
明書

二之四



內閣文庫			
漢	八	二	六
書	三	四	函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4	
冊數	20 ( 2 )		
函號	285	73	



皇明書卷之二

大遜記

懿文皇太子之子也生十有六年而皇

太子死

高宗皇帝年且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哭甚

哀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今當於春秋

宜正位諸臣皆驚而辭之堅鎮上無過傷高

祖曰善於是立皇孫為皇太子孫置東宮官

皇太子年且十有六矣

新編皇朝野史卷之九

皇明書卷之二

大遜記

建文皇帝  
太子薨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淺草文庫

懿文皇太子之子也生十有六年而皇

高皇帝時年且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哭甚

哀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今富於春秋

宜正位儲極繫四海之望願 皇上無過傷 高

祖曰善於是立皇孫允炆為 皇太孫置東宮官

具養擇以充太孫性仁厚好文章典禮奉命參決

三朝書 卷之二  
乙  
幾務時方尚嚴覈太孫濟以寬中外欣戴焉卽位  
之明年改元建文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追尊 皇考懿文皇太子爲興宗  
孝康皇帝皇妣懿文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尊母  
妃呂氏爲太后立妃馬氏爲皇后立子文奎爲皇  
太子封弟允熲爲吳王允煙衡王允燦徐王詔民  
間及山林巖穴有懷才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  
之士有司著實跡禮請赴京授祿位與共治軍民  
有高年八十九者賜肉米酒絮帛有差身犯杖  
而上罪及隸卒娼優不與所在鰥寡孤獨貧不能

自予專制其國中 上爲太孫時業內以爲憂一  
日坐東角門召侍講黃子澄告之子澄以漢平七  
國事爲對 太孫喜曰吾無慮矣及卽位諸王自  
秦晉外皆 天子叔父擁重兵地嫌勢偏乃援遺  
詔止諸王母會葬令國王所在吏民聽朝廷節制  
欲侵奪其權於是與諸王浸相疑貳一日罷朝  
上召大常卿黃子澄謂之曰先生頗憶曩者東角  
門之言乎對曰臣何敢忘然幾事須密願 陛下  
慎慮徐思所圖子澄退語兵尚書齊泰與密謀齊  
泰者 高皇帝太漸時受顧命臣也泰欲先燕曰

燕握重兵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餘可徐制也  
子澄曰不然燕王勇智且習兵豫爲計之日久猝  
難圖宜先周剪其手足而燕乃可圖也命曹國公  
李景隆猝調兵圖河南執周王橚以來奪爵遷雲  
南已而代齊皆不法方孝孺議以爲代王宜以德  
化導令往蜀詣蜀王所受學使日漸於善而召齊  
王榑拘之京師會燕王入朝以 太祖小祥故行皇  
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戶侍郎卓敬劾  
不敬不報王還國世子及弟高煦高燧留京師齊  
泰欲卽收之黃子澄曰不可恐彼備益深莫若遣

自活者有司歲給米三石令戚屬收養無戚屬責隣里養  
之母令失所其田土荒蕪無耕賦者除其繇督有司勸  
農桑興學校生民休戚係守令賢否庶官清濁在  
考覈公平內外臺察官其廉諸政跡異常及闕茸  
不才者以聞詔天下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  
爨五世而上鄉黨稱孝義者有司勘實旌表民間  
有篤廢殘疾不能存者收養濟院兵後骸骨今暴  
露者瘞埋之衛所軍戶絕者卽除伍母勾時 天  
子嘉意稽古禮文之事而學士方孝孺學行重一  
時於是君臣相得甚懽大政議輒咨臨朝奏事召

臣條議可否而批答章疏必孝孺詣宸前造膝書  
祀先師于太學盥獻拜跪禮如廟社儀御彛倫堂  
講經賞師生鈔幣有差遣戶侍郎夏原吉給事中  
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行天下問民所疾  
苦建省躬殿爲退朝宴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  
以尚父冊書夏訓聲色宮室之戒命孝孺作銘而  
歲論囚視往年減十之三制御史府專糾貪殘舉  
循良以匡政宣化毋理庶獄當是時天下翕然望  
治而高皇帝所定殿閣門名及百官制頗多所  
更張時諸王國所分地太侈而王得擅錢穀甲兵

俱歸使坦懷無疑也世子兄弟魏國公輝祖姊子  
也輝祖密言於上曰臣三甥中高煦最勇悍無賴  
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國患必留  
勿遣而輝祖弟增壽駙馬寧爲曲護得俱歸於是  
燕王得京師動靜益詳已而削岷王梗護衛降敕  
切責湘湘王栢自焚死命都督宋忠調邊軍三萬  
屯開平燕精卒隸焉召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  
者悉還京師遣都督徐軌練兵于臨清耿獻練兵  
于山海關而擢張昂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都督  
揮使以察燕已燕左護衛倪諒上變事

校而王亦被詔切讓王感迫甚乃稱疾佯狂走市中奪食飲語言蹇亂或臥土壤中暈仆者彌月幸無事布政昂入問疾王六月擁烘爐坐且呼寒昂歎息而出長史葛誠受密旨圖燕密語曰王何病不得上故耳會燕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京師下獄窮訊得燕事卽發符責昂令逮王府官屬而約長史誠及護衛指揮震爲內應已又敕都指揮使張信卽擒王信受命數日未敢發而色憂母問之故信以直告母驚曰慎母爲家族禍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且汝獨不聞

父夙昔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終有天下信益憂念不知計所出已復救趣信信艱然曰何至是其無乃已甚乎乃往啓見王王不聽入於是乘婦人輿詣王府求見王見其挺身來無他乃聽入信入拜床下王陽爲感風憤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故當告臣王語作蹇亂狀謂之曰我疾甚無他也信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廷敕臣擒王王果無意乎當就縛倘有意當告臣王見其誠至蹶然起不覺下拜曰生我一家命者子乎乎爲恩張乃召素與謀者僧道衍指揮張玉

能等來與共語語未卒忽簷瓦墮碎王以爲不  
意大沮道衍曰祥也天意欲殿下易黃瓦耳  
宮殿瓦色碧天子宮殿黃故云然是日謀乃定時  
謝貴等以北平七衛軍布城中塞巷圍王城矣又  
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王稱疾稍愈御東殿陽爲  
收縛朝所逮者護衛官屬昂貴付之昂以爲信乃  
從諸壯士以往入端禮門門者拒諸壯士不得入  
王扶雙杖坐殿門召燕府屬官入賜宴行酒進瓜  
令校尉拳碎之乃曰水出取勿剖於是伏甲出猝  
葛誠盧振下殿王乃擲杖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

追蹙爾立誅斬誠震命玉能等分攻奪北平九門  
惟西直門未下指揮唐震馳騎往大呼曰汝輩何  
自苦今朝廷已下制聽王節制北平矣若果誰  
爲者衆乃散於是下令安輯城中外斬貴昂以徇  
而靖難師起時都督宋忠守懷來俞瑱守居庸宿  
重兵王謂諸將曰居庸關巖險此北平襟喉必  
據此乃無北顧憂今往乘其猝可取也稍緩之彼  
增兵峻防難圖矣於是馳往襲居庸克之瑱走依  
宋忠王復欲攻懷來諸將以衆寡不敵爲疑  
王曰忠輕勇寡謀難以力競惟當以急奪遂帥



皇明書 卷之二  
銳八千卷甲疾趨之時忠聞燕師定起乃宣  
將士在軍者家盡屠欲以激怒士士疑未信 王  
乃命其家人張舊旗幟以往衆遙相識已又識其  
父兄弟呼輒應乃懽呼自歸忠帥餘衆倉皇逾  
戰未成列爲王師所薄遂大敗遂克懷來執忠瑱  
斬之由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雲中上谷守  
將各徃徃降附矣於是王上書言 皇考太祖高  
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帝者業傳萬世推恩封  
建諸子爲王有分土用鞏固宗廟以爲磐石宗  
皇考賓天 陛下嗣承大寶而姦臣齊泰黃子澄

輦包藏禍心恣讒奮毒櫛搏栢桂梗五弟不踰年  
並見削奪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闔室自焚聖仁  
在上胡寧忍此臣守藩于燕二十年寅畏小心奉  
法循分 陛下嗣統而來恒思慎抑爲諸王先事  
君之誠明于皎日而奸臣蔽 陛下聰明誣直爲  
枉執臣奏事人箠楚刺譏備極五毒令言臣不軌  
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  
突征鼓喧鉤圍守臣府如 如火號地呼天擗踊  
無訴竊念臣於 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事  
陛下如事天也權姦之計豈惟害臣譬伐大樹先

剪附枝長此不已社稷危矣惟 陛下廓日月之  
明奮雷霆之斷去克慝以永安宗社天下幸甚又  
伏睹 祖訓有云如朝無下 臣內有姦慝親王訖  
兵待命竊計姦臣蟠結深臣恐 陛下未易卽除  
謹肅兵以俟惟 陛下命之書奏詔削王屬籍遣  
長興侯耿炳文率列侯諸將將步騎百萬以伐燕  
炳文遣都督徐凱將十萬駐河間潘忠將十萬屯  
莫州楊松將選鋒徑薄雄縣而自帥大軍屯真定  
燕王亦自將至涿鹿屯委桑以禦師王謂諸將曰今  
夕中秋彼不戒必飲酒高會可破也令軍士秣馬

蓐食晡渡白溝河夜半抵雄黎明破其城而入松  
及麾下九千皆戰沒獲馬八千疋 王度潘忠在  
莫州聞雄急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今日必生  
擒潘忠諸將未之信於是命譚淵領千人入月樣  
橋下翳草木伏水中而令軍士伏路側約接戰乃  
舉砲已而忠等至 王進兵逆擊之方戰砲舉伏  
起忠駭亂急趨橋而伏兵據橋夾擊之果遂生擒  
忠下莫州又獲馬九千餘 王語諸將曰炳文在  
真定聞我兵在莫不虞我猝至又聞雄莫陷急不  
知所圖由間道襲之可破也遂進師時炳文軍滹

沱河北營西門直抵西山而都指揮張玉偵之還  
言於王曰炳文軍無律而囂且其上有敗氣可破  
也有精銳獨嚴備西北而東南弛乃帥驍騎數千  
繞城西徑破其東南營於是炳文乃大敗走入城  
固守報聞 天子乃大恐召羣臣問計而黃子澄  
以爲今逆順強弱大小之勢較然獨長興侯不足  
任故敗今曹國公景隆有文武才可任任景隆燕  
不足破也李景隆者岐陽王文忠子方幼時 高  
祖大愛之使讀書親儒生於是與一時諸學士相  
結爲名高故子澄薦之惟 天子亦以爲元勳子

可任也賜通天犀帶賜鉄鉞使專征而親餞之初  
大祖諸子中燕王勇稱善戰而寧王權多智稱善謀  
洪武中燕王行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結甚懽至  
是燕雖驟勝然軍實單寡而大寧領朶顏等三衛  
多胡人獷悍善戰又寧戍卒皆中外遷徙之衆苦  
北地寒固日夜思歸於是王欲得大寧會下詔削  
寧王三護衛王乃大喜曰此天贊我也陽不知詔  
削護衛事而爲書告寧王言今大師四集誠窮感求  
王爲和解時李景隆已乘傳至德州收散亡將士  
并調諸道兵營河間矣而江陰侯攻永平諸將聞

皇明書 卷之二 九  
李景隆將而懼王咲曰李九江矜愎寡謀外厲而中餒又膏梁子身未嘗見大軍而遽使將兵彼烏知兵哉吾破之必矣然吾在此彼必不敢來今江陰侯攻永平急我往援彼必喜而來吾回師擊之可大破也諸將皆內以北平爲憂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推誠善任使足辨敵江陰侯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之圍而破李九江也遂令世子居守於是景隆瞰王出果大喜將大軍薄北平攻不克而築九壘九門攻圍城而結九營於鄭壩村以待王王既

宵遁還德州於是諸將前稽首賀王神笑如此誠臣等所不及王曰嚮君等所言皆萬全我未用者度機有可乘耳然此幸中不可法後有遠畧願無難於言諸將益悅服始黃子澄等旣違衆力薦景隆景隆敗匿不敢以聞獨言南卒不能北苦寒次德州以爲解 天子遣使齎貂裘文幣白金珍醢卽軍中賜焉而景隆顧愈驕觀望不盡力明年大軍次白溝河都督平安瞿能戰疾力敗燕師已旋風起王見其陳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崩之遂斬都督能乘風縱火而師大奔潰能於諸將中

皇明書 卷之二  
最忠果戰死大軍爲喪氣而景隆奔德州王進薄  
德州景隆遁遂入德州藉吏民收府庫獲糧儲百  
萬而兵食日饒進圍濟南叅政鐵鉉叅贊高巍自  
臨邑入濟南固守以捍師燕悉力攻不能下乃堤  
水以灌城鐵叅政令登陴人皆哭呼請降撤守具  
出人于城外伏地哭請退師以受降時靖難師起  
踰年圍濟南三月矣戰守苦而所有僅永平保定  
北平三城而河南北諸郡縣皆旋破旋守不肯下  
聞濟南降乃大喜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  
北襟喉矣卽金陵完亦足畫中原以自守遂下令

破江陰侯軍於永平欲疾師掩大寧諸將各駭懼  
交諫王曰今劉家口徑取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  
兵悉聚松亭關其家屬老弱乃在城攻之不半日  
可下城旣拔撫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  
則潰耳北平溝深壘高雖百萬衆豈易可得窺哉  
吾正欲頓堅城之下曠日以老之第從予行勿憂  
也遂進薄大寧都指揮朱鑑戰死松亭關師潰於  
是王乃駐師城外以單騎入城見寧王執王手伏  
地慟祈爲草表陳謝語甚哀寧王大信之亦相持  
而哭從官乃稍稍入城陰結諸三衛胡并思歸之

皇明書 卷之二  
士皆許之約堅定王乃辭還燕寧王郊餞之王乃  
好請寧王欲與俱而大軍擁以行不得還寧王纔  
至燕則王妃妾世子已爲燕王所遣將迎之矣於  
是三衛夷及護衛官校戍卒皆爲燕而靖難師益  
大振時景隆悉力攻北平不能下士卒日夜植戟  
風雪中苦不得休息士凍死及墮指者甚衆而景  
隆勒九壘人各爲戰諸壘非受命毋得動王聞乃  
大喜曰違犯天時而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悉  
精銳前攻一營盡殲之莫敢救遂連破七營城中  
聞王師還亦出兵以應之內外夾攻景隆乃大敗

退軍軍中皆大喜呼萬歲鐵叅政乃懸鐵板於城  
門伏壯士圍堵中約伺王入頃共呼千歲而下板  
拔橋冀得王乃遣人請王入撫諭王策馬張蓋從  
勁騎數人往徑渡橋抵城門門啓門中人呼千歲  
而鐵板已遽傷王馬王大驚乘從者馬却走橋橋  
下伏兵發方斷橋而橋猝不可動王躍而過復合  
兵圍濟南鐵叅政令守陴者皆怒罵攻益急而叅  
政隨機應禦卒不拔顧往往出不意募壯士出捕  
殺燕王兵僧道衍曰師老矣於是撤圍還北平而  
鉉及盛庸等遂進復德州諸郡縣兵大振詔進鉉

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而召李景隆還釋不誅於是黃子澄乃慟哭於朝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天下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已燕師襲滄州破之略臨清上抵東昌歷城侯庸兵部尚書鉉誓師逆擊大破之斬其將張玉時大師圍王者數重以有詔詔列侯吏士必生致王毋動毋使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免王還屯館陶已還北平犒師哭張玉而後入三年春王留世子居守大集兵而南曰先人薄人守北平曠日將坐而受制至保定召諸將議所兵益進不解乃陽詔齊泰黃子澄等受付託不效奪官藉產竄于外以謝燕實使外募兵於是王上書謝罪請罷諸將兵 上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觀對曰燕久駐大名暴雨爲沴將不戰自困矣宜遣使報之以弛其備候諸道軍集入衛乃調遼東兵襲北平彼歸援而掩之可破也使人往反間吾事濟矣乃草詔赦王父子及諸將之罪令歸國勿預兵永守藩王大怒欲殺使者已乃釋而遣武勝來上書言前大理少卿崑來諭臣以偃兵息民臣將校不無疑於權姦之欺而臣父子則已

皇明書 卷之三  
欣戴 陛下之仁矣而崑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  
庸頻發兵絕臣餉道要殺臣將校守臣約不敢闖  
而彼必欲求釁略不見捨是中臣將校之所疑孤  
臣父子所欣幸也惟 陛下幸察 上得書欲罷  
兵孝孺執不可曰 陛下卽罷兵兵一散難復而  
燕或長驅來將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願毋惑甘  
言縛勝等付獄於是王大怒以 天子執信使不肯  
解禍激怒其士卒而潛師焚濟寧沛餉舟數萬艘  
於是諸將以乏餉故不得復集大軍北嚮如異時  
矣大總兵平安自真定率師攻北平靖難兵還次

向丘福等請定州王曰不可兵野戰則易攻城難  
今盛庸軍德州平安吳傑倚真定今攻城彼合勢  
而來堅城在前強敵在後此危道也吾引軍而南  
三軍必有合者獨伺便擊之敗一軍餘膽落矣豈  
必攻城哉三月侯庸兵營夾河敗燕師斬其將譚  
淵王戰益奮天大風揚沙庸師敗績真定諸將及  
燕師戰單家橋敗績乃走還真定於是王患諸將  
嬰真定城不出難猝破欲致之乃散軍四出掠糧  
食而令卒荷擔抱嬰兒作避兵民具入城言狀吳  
傑等果喜以爲燕軍乃空乏又勢散可擊遂出軍



皇明書 卷之三  
三  
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而營王聞之趣進渡河諸將曰今日十惡此兵家所忌請俟明日王曰時幾不可失也緩之使復入城難動矣拘小忌者誤大謀遂進遇於藁城傑等爲方陳以待戰王曰方陣四面受敵一面破餘自潰矣乃以兵綴其三面而悉精銳攻其東北隅與大戰王所建者旗矢如蝟集其上戰未決會天復大風發屋折樹王以驍騎繞出大軍後疾乘之大軍復大敗吳傑平安僅得免入城於是王遣人送所建旗還北平謂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毋忘也遂進次大名 天子以北

定州大同將房昭率師取保定靖難兵還援保定諸軍敗績燕王還北平四年春正月靖難師攻東平徇徐沛次于渦河拔蕭總兵安魏國公輝祖連敗之北將懼議旋師指揮能獨奮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以得天下今屢勝至此柰何以一挫自退歸乎且王自度今寧能北面事人也戰有進死無退生諸將言歸者皆不忠當斬以徇衆乃懼不敢言王遂決意南下會京師傳言燕王以敗故北歸召輝祖還何福軍益孤移靈壁夏師潰于靈壁副總兵陳暉平安等皆被執燕王師渡淮至盱眙侯

庸敗走遂徑趨揚州於是天子詔天下勤王遣使分道徵勤王兵燕兵克儀真六月癸丑朔括船于瓜州都督陳瑄以舟師迎降庚申靖難師次龍潭方孝孺曰今城中尚勁兵二十萬城高深食足請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中足固守以待援帝然之命谷王穗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尚書茹瑺曹國公李景隆都督王佐如燕師請和瑺等見燕王伏地頓首汗浹背稱萬死不敢仰視王慰勞之頓首不敢發一言王曰公等有言第言之無恐久之乃頓首言上位願割地講和王笑曰公等

今日願爲奸臣作說客耶始吾無罪削爲庶人輒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安所事地况皇考封建諸子各有分地又不當得地但縛奸臣來吾甘心焉卽解甲謝罪謁孝陵歸藩耳瑺等唯唯退於是都督徐增壽謀內應開門約降乙丑昧爽靖難師至金川門谷王穗曹國公景隆開門降上焚宮避位去皇后馬氏崩是日立賞格募文職官迎駕自歸者宥復官清宮者三日王謁孝陵還御奉天殿卽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樽爵土壬申葬建文皇帝以天子禮實馬皇后

皇明書 卷之二 其  
從侍講王景請也 詔禮部一應建文中所更革  
法度儀章號名悉復洪武中之舊仍以洪武紀年  
稱今年爲洪武三十五年於是方黃齊練諸臣終  
不屈死難而禍亦廩廩烈矣先是戶部郎郭任言  
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而不務其  
本過也夫今日除財粟以備軍實本謹爲者而北  
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將曠日旣久銳氣  
竭而姑息從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  
將坐自困耳願 陛下熟計而蚤斷其中工侍郎  
卓敬請徙燕王都南昌以爲燕王智勇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從興也宜徙王封  
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  
勢也勢非至剛莫斷而幾非至明莫察惟 陛下  
少加意熟慮疏上不能用顧削燕護衛而靖難師  
起於是監察御史康郁上疏言人主親其親然後  
不獨親其親今此諸王以親則 太祖之遺體也  
以貴則 孝康之手足以尊則 陛下之叔父也  
卽罪誠可廢而 太祖之遺體不可殘也親之手  
足可念而叔父之恩禮不可虧也 二帝在天之  
靈有子有孫身爲天子而或使殘戮其心將何如

皇明書 卷之二 十七  
哉此皆殘酷豎儒持一己偏見廢天下大公疑之  
大過慮之大深流而至此臣每慕念未嘗不爲之  
流涕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者曰六國反逆漢  
帝未嘗不削執法者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  
於是乎周王播遷湘王焚死代王被廢而齊又告  
反矣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爲燕計者  
必且曰兵不舉則禍必行是激之變也燕之舉兵  
今兩月餘矣前後調兵五十餘萬而一夫不獲出  
入帷幄圖大謀艱之臣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然  
臣竊悲之諺曰親者割而不斷疎者續之而不堅

言殊有理惟 陛下少垂思省興滅繼絕釋齊王  
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以殊禮  
如周公故事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息兵靖民  
於以全親親之恩天下幸甚而前都督府試斷事  
高巍亦上書借漢爲喻略曰昔漢高提三尺滅無  
道秦封三庶孽分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  
景以不治之痼疾文帝寬厚尚不免斗粟尺布之  
誣景帝刻深又輔以晁錯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  
禍蓋漢祚幾危我 太祖皇帝之起略與漢祖同  
而神武過之封建諸王星列碁布比諸古制雖分

封過當然揣聖意凡以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願引漢自鏡勿行鼂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推恩之令獨師其意命秦晉燕蜀子弟分王於楚湘齊交楚湘齊交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餘府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二疏上又不能用晏然於稽古禮文之事而靖難師益進已曹國公景隆將軍悞選觀望而遂亡江上老人言高皇帝大漸時封鑰一小篋固甚授子孫戒遇急難乃啓靖難師入城啓之則楊應能度牒也諸披剝物悉

具遂削髮披緇從御溝中出亡時宮中火起倉卒咸以建文君自焚死無知者居久之頗有聞上遣給事中澄巡天下名訪張儼傷已又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名招諭東南夷實蹤跡之然竟不能得正統五年思恩知州岑瑛出行部有僧當道坐呵不起曰我建文皇帝也自蜀歷滇南今遊方至此老矣欲送骸骨歸故鄉瑛大駭聞巡按御史令傳至藩臺長身巨鼻音如洪鐘曰我朱允炆也御史詰曰老和尚事真偽未可知卽真也天下事今大定若至此欲安所爲乎輒應曰天下大定吾

皇明書卷之三  
尚欲何爲顧吾今老矣此一把骸骨當可付何地  
欲歸還塋父祖陵旁耳御史爲奏上驛送赴京師  
號老佛寓京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無虛日  
曰此海外高僧也言官恐惑衆請下于理 天子  
終不忍以太監吳亮嘗經侍建文君使探視老佛  
見亮卽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老佛曰我昔御  
便殿時汝尚食食子鷺棄片肉於地汝時手執壺  
據地飮食之乃何云非是也亮伏地哭不能仰視  
復命畢自經死於是取老佛入西內後不知所終  
或曰以壽終葬西山不封樹云 卷之二終

皇明書卷之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成祖文皇帝帝紀

上旣入自燕靖內難嗣位詔仍以洪武紀年秋七月  
壬午大祀天地於南郊大赦遷 康皇帝主於陵  
仍稱懿文皇太子遷 呂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允  
熲允熉允熺爲廣澤懷恩敷惠王尋廢死大封靖  
難功臣始開內閣先是洪武初設中書省韓魏二  
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已汪胡繼用爲相  
然不得領三公及汪胡敗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

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不聽當是時惟翰林春坊官詳諸司奏啓殿閣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如異時至是上念機務殷亟難獨綜而治要在任人也始卽位卽召翰林待詔解縉侍左右親用陞侍讀已見中書舍人黃淮才名與語大悅之改編修凡視朝命縉淮立御榻左右備顧問尋遷翰林修撰胡廣爲侍講楊榮爲修撰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爲編修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討與縉淮共七人竝直文淵閣看詳章奏上少間

諸閣臣時時辰前預謨議率漏下數十刻乃退蓋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擢夏原吉爲戶部尚書蹇義爲吏部尚書黃福爲工部尚書當是時天子初易位衆疑洶洶上旣掃除廓清乃銳意治安爲順守規蹇夏經綸惴惴七臣者內與密勿外酌政幾而治象鬱興冬十月勅重修太祖皇帝實錄命解縉等繙閱建文中羣臣章疏係軍馬錢穀數者留中餘涉指斥者悉焚毀已從容問侍臣曰爾曹宜皆有之衆稽首未應修撰李貫曰臣實無上曰爾以獨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

家危亡時在近侍無一言豈稱臣職哉朕非惡乎  
盡心於建文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  
事彼則忠於彼事朕則忠於朕毋爲曲蔽也十一  
月立妃徐氏爲 皇后擢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叅  
議 上卽位求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無至者  
江西以伯昂首應詔故立擢用

永樂元年癸未春正月元日勅百官言我 皇考太  
祖高皇帝受天明命體好生大德爲天下主保養  
生息三十餘年六合晏清禍亂不作芻蕘闔昧咸  
際昭明亦惟我 皇考能任天下之賢理天下之

務旁求民隱宣通德意以臻茲盛朕荷 天地祖  
宗之靈克靖內難繼承大統以主天下重惟天下  
者 皇考之天下軍民者 皇考之赤子卽位以  
來兢兢夙夜思爲撫安爾諸文武羣臣其體朕懷  
毋怠毋忽毋貪毋爲培克毋縱詭隨持爾廉平秉  
爾正直勵爾公勤擴爾忠恕以守我 皇考之成  
憲其方面風紀之司牧守郡縣之官教育之任當  
悉乃心力圖乃職務以民心爲心順其欲惡察其  
利害而興除之遂其仰事俯育之心教之孝弟忠  
信尊君親上之行其懷道抱德若行能可稱者亟



皇明書 卷之三  
舉用之毋遺棄庶幾民不失所共享我 皇考太  
平之福哉爾或不率惟 皇考之明罰具在朕不  
敢貸其武臣當藩閩之權受邊方之托任屯堡之  
事者亦當悉乃心力深其計慮嚴紀正律以潛消  
釁隙保固城池務以軍心爲心察其寒暑饑飽爲  
之矜恤調護愛惜其力毋侵牟其利庶幾軍不失  
所共享我 皇考太平之福哉爾或不率亦惟  
皇考之明罰具在朕不爾貸嗚呼民出賦稅以贍  
軍軍執干戈以衛民軍非民弗養民非軍弗安其  
悉心一志敬慎保安以副朕拳拳之意命寶源局

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岷王  
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  
府及北行部以郭資維僉竝爲行部尚書平安爲  
都督府僉事三月朔羣臣表請立 皇太子勅荅  
曰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祗栗矧  
於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  
必欲以正元良宜豫成其德業未允所請誅遼東  
指揮同知沈永虜寇遼東永不能進討又匿不上  
聞故也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以大寧地畀邊夷  
兀良哈爾扈靖難功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

言治水江南太白出昴北 上以中外文武臣多  
及事建文懷疑懼不安下勅申諭言朕惟自古天  
生一代致治之君必善用一代輔治之賢唐用王  
魏尉遲或取之亡國或釋之嫌怨或舉諸仇敵宋  
用范質王溥皆先代舊臣石守信王審琦皆前朝  
宿將著在信史可具覆也元有天下海宇之廣生  
齒甲兵之繁財賦之盛宜莫能難我 太祖高皇  
帝不階尺土一民卒平禍亂而有天下盖由推赤  
心以用人取才於異代釋憾於仇怨故能創業垂  
統身致太平朕以 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屬遭

內難如釜魚置兔決無生理爰不得已起兵自救  
竟以一隅之力敵天下之兵大戰數十小戰無筭  
卒平禍亂此豈人力實惟佑命朕蒞治來恒思天  
下者 父皇之天下文武百官皆 皇考舊人或  
所教育以遺子孫素非讐怨他人之比誠信委任  
纖毫無間故今之任機務典宥密者皆非前日靖  
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共知也比聞羣臣然且懷  
疑不安其職深用悼歎夫以 父皇格天之德天  
命眷顧之隆故俾朕躬克承大統朕今有位其敢  
違天命與 父皇以爲治乎曩在鋒鏑中所虜獲

將士尚且不輕殺一人今爲天子顧肯加怨惡於人耶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盡忠於國者雖讐必用心懷異謀者雖親必誅比隆前規以臻致治敢有上負皇考妄生疑間自分彼此講張訕訕者罪無赦更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等謚六月詔陝西停王府工作秋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九月下求賢勅曰朕以眇躬獲承大統永惟萬幾不敢暇逸思旁招俊乂光輔邦家必明目達聰以弘視聽爾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沈滯下僚或可剴繁而優游散地

或抱道懷才而隱田里其具舉以聞毋媚毋濫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又敕百官言朕聞爲君難爲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蓋禮樂寬柔譬之膏粱以養生刑政剛猛譬之藥石以伐病膏粱伐病祇益其病藥石養生適傷其生時措之宜茲惟艱哉昔在元季中華禮樂之區悉爲左袵沉浸百年風俗之汙染非但若夏季之悞淫也反側之睥睨非但若殷頑之弗率也我太祖高皇帝以天錫大聖之資當天造非常之變服古人之所未服齊古人之所難齊亦權時

宜不得已而用刑矣及立為典常先定律法損益  
 更改十年乃成復作祖訓傳之子孫墨劓剕宮竝禁  
 不用常法之立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遵聖謨永  
 念刑措爾惟相朕賞彰天命刑奉天討職亮天工  
 以保茲天民哉爾惟盡心勿謂忠為有餘爾惟盡  
 力勿謂力為不足為名而善善無成計利而勤勤  
 必怠故廉不怨貧以廉為制行之常勤不羨逸以  
 逸為賊德之本且計利者必害患失者終失莫非  
 事也繁簡安其所遇莫非職也崇卑惟其所處爾  
 羣臣所當知也勿為朋比比必至於淪胥勿縱利

口利口必至於傾覆勿為奸欺奸欺必至於敗露勿為  
 怙終怙終必至於殄絕依阿尸祿位者昧理擅權作  
 威福者逆天貪汙恣情欲者速禍讒殄惑眾志者  
 啓刑爾羣臣所當戒也矧夫刑者輔治之具古聖  
 帝明王及我 皇考之所甚重不得已而用之者  
 也輕重一差死生立決乃或信讒而執單辭深文  
 而中良善納賄以柰是非作威而眩曲直自作聰  
 明發瑕摘類法外求情致人於死鬼神森布甚可  
 畏也朕為此懼審克惟勤乃有懷殘忍之私遵酷  
 吏之規諂朝廷之寬恤惑天下之心所謂利口

皇明書 卷之三  
傾覆者爾惟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能  
有高下智識有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况於中  
人寧無過誤朕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怙終常懷  
幸免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非分之恩豈能常所  
謂怙終殄絕者爾惟戒哉亦有柔奸隱慝厚貌深  
情請託行私附下罔上不感天子而感權臣寧負  
公門而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依同爲讒邪  
以諂忠良同爲奸宄以護私短同側媚以相誣同  
諂諛以相悅所謂朋比淪胥者爾惟戒哉朕務宵  
衣旰食豈誠惡逸好勞爲上帝之鑒觀守 皇考

之基業惟爾羣臣爲國爲民有猷有守以輔予治  
化上蒼天命嗚呼民命至重鬼神難欺操刀而割  
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至吻傷之失事雖切  
已未免過違心有不存視而不見故夫刑罰宜悉  
乃心毫厘之差死生立決一往不復雖悔何追詎  
止吉凶之應及於一身抑且殃慶之流逮於後世  
爾惟戒哉爾尚體朕心必欽必慎惟明惟恤庶俾  
寬而非縱嚴而不殘囹圄空虛底于刑措國家有  
萬年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譽欽哉高唐州民王政  
以言事稱旨擢刑科給事中鎮雲南西平侯沐晟

言車里宣慰司土官侵威遠地擄其知州請討之  
 上以天下初定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  
 舉傷人必多宜文誥播諭如不從舉兵未晚於是  
 刁暹荅悔懼歸所虜知州及所侵地謝罪歷城侯  
 盛庸長興侯耿炳文奪爵死建文中庸炳文嘗將  
 兵至是并諸子皆坐戮 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  
 朕卽位來常恐下民失所夜宮中秉燭獨坐閱輿  
 圖思何郡罹饑荒當隱恤何郡迫邊塞當豫防旦  
 出與羣臣議行之近河南旱蝗卽遣使省視如斯  
 民小康朕之願也勅河南布政使賑恤言朕爲天

下主所務安民民爲國本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  
 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南饑而有司不以聞顧往  
 往言歲豐罔天孰甚焉此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  
 令郡縣發粟賑貸 詔郡縣考滿官課最者皆於六  
 科辦事言事尋召給事朱原等謂曰朕夙夜慮天  
 下有失所之民四方利害未有知也故選郡縣官  
 直六科冀欲有聞今未嘗有一人言者豈天下事  
 皆無可言乎在朕左右且然况遠在千里外乎汝  
 等可以朕意諭之制給由官條所部民情利病以  
 聞江西左叅議孫浩廣東副使鄒浩失條陳下法

司訊勅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以上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察能否貪廉之跡具奏定武職新舊官比試替罷法詔軍民利病諸百工技藝之人許具實數奏十二月徙天下殷實戶實北京

永樂二年甲申春正月遣永春侯王寧隆平侯張信

齊璽書名世子如京師夏四月立世子高熾爲

皇太子封子高煦漢王高燧趙王并封楚蜀王諸王子各爲王簡東宮官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竝兼詹事餘具以閣臣充命翰林方局官日講經史東宮凡講義皆內閣閱正縉閱書士奇閱

易廣閱詩幼孜閱春秋幼孜與士奇作易春秋直指以進擢僧道衍爲太子少保復姓姚賜名廣孝靖難時道衍主興師圖王之斷故也命侍臣輯自古格言善行有益太子者爲書曰文華寶鑑授皇太子皇太子拜受退上謂解縉等曰昔皇考採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鑒錄朕此書稍克廣之益以皇考謨訓子孫能世守此亦足以稱賢君矣昔秦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故亂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宜以此時時導諭之上御奉天門

名六科給事中諭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臨百官裁萬幾時有失中宜直言無隱又顧學士解縉曰求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敢爲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此王魏之所以難也使進言者無畏聽言者無忤天下何憂不治命太子少保姚廣孝賑濟蘇湖秋七月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專醜詆宋學詔勒還鄉里杖之且焚所著書冬十一月錄囚奉天殿刑部尚書賜言奉天征討官有獄請議功 上曰刑賞者天下之

大法也不以功掩過亦不以私害公曩奉天征討功業酬之爵賞矣今有犯而不誅何以爲理論如律勅賜賚內閣臣皆與部尚書同賜三品服色縉等辭謝 上曰天下事皆朕與卿密共平章非若六卿分職者比勤勞翊贊豈在部尚書下哉以賚功勤又何以品級拘也設天津衛于直沽時直沽建倉百萬儲海運粟以海口地腴乃調沿海諸衛軍城築戍守之曹國公李景隆有罪獄死坐僭踰不法匿亡命謀不軌也廷鞠景隆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



他人來汝乃亦開門迎耶景隆語塞死獄中勅各  
衛所軍餘願耕種者不拘頃畝儘力墾種自收官  
毋得比較

永樂三年酉春正月復順天永平保定民田租二  
月命學士縉選進士科才識英敏者改庶吉士進  
學文淵閣名見 上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  
就未有無志而能自成者爾等自千百人中拔起  
為進士又自進士中拔起至此固時英俊然當立  
心遠大毋安於小成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  
全文必闡天人之蘊竝作者之盛古人文學豈必

天成亦積功所致爾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朕不  
煩爾以事給爾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學毋虛文  
以負朕期待之意三月改黃福為北平行部尚書  
陳瑛譖出之也夏勅戒諸王詔賑江東饑秋名戶  
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冬十月盜殺附馬都尉  
梅殷殺庶吉士章朴時禁天下毋得收藏方孝孺  
詩文朴犯令故也

永樂四年丙戌春正月南陽盜起 上謂兵部曰盜  
無小不可易也不治將大元末汝穎盜纔數十人  
卒以猖兵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討平之二月

皇明書 卷之三  
三百七十二  
遣趙王居守北京三月 上謁先師皮弁行四拜  
禮已視學購遺書結牙思進玉碗却不受曰朕朝  
夕所用惟中國磁器甚適無事此爲也况此物內  
府故有之第意不用耳謂尚書賜曰今受虜獻必  
厚賚將來奇珍競至矣糜國費何益故不受也夏  
五月廢齊王搏初搏旣復國而驕 上賜諭戒不  
從來朝又面諭曰毋忘患難時搏益自疑陰蓄亡  
命養刺客僭恣爲呪咀至是來朝廷臣交露章劾  
治搏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離間耶會  
當盡斫此輩 上大怒罷去其護衛及長史官留

京師已廢爲庶人安置廬州羣臣請罪其教授葉  
垣等 上曰齊王克悖殆性習使然朕與王兄弟  
至親出之囹圄寵以祿爵誠心溫辭開譬至六七  
然且不悛教授輩當如王何況垣等已先自歸可  
勿論六月己未朔日食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  
征夷將印克總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  
左右副將軍將兵擊安南兵部尚書劉鐫參贊軍  
務刑部尚書黃福督軍餉時武臣言黃福乃建文  
中舊臣不宜任 上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  
疑唐太宗時王魏初皆讐怨後委任不疑兩人終

皇明書 卷之三  
三  
盡心輔政尉遲恭亦仇敵也卒盡其死力則太宗誠無疑故也朕今惟賢才是用無間新舊勿復言會朱能道病卒卽命侯輔佩印代將是歲大營北京宮殿勅秦晉守將練兵防胡陝寧王允熯暴卒永樂五年春二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爲廣西布政司叅議初與丘福等守儲議爲漢王高煦所怨至是有譖縉泄初議以國家大計徼後福者故貶夏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年九歲矣命姚廣孝及翰林待詔曾瑄鄭禮等侍講讀以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帝王大訓可經綸天下者日講繹涵養

毋章句文辭五月安南平詔置交趾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尚書福掌布按二司事詔徵用交趾人才乙卯 皇后徐氏崩秋八月議海運設都漕運使司冬十月辛巳朔日食十一日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永樂六年春三月免河南山東山西民逋負夏四月巳卯朔日食六月論平交趾功封沐晟黔國公張輔英國公柳升安遠伯秋八月交趾簡定反冬十二月復遣英國公輔往討之是歲諸番各遣使入朝貢 上行巡北京詔曰昔成周營洛肇啓

兩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祇率彝典馭統初巳  
升順天爲北京今四海清晏省方惟時將以歲二  
月巡行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朕所過親王止離  
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於竟內朝見非經過之地毋  
擅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咸宿具毋煩民  
諸司毋得輒有所獻

永樂七年祀春正月遣太監鄭和航海通道西南  
夷起復楊榮爲閣學士二月 上發京師詔吏部  
尚書義兵部尚書忠大學士淮侍講士奇輔 皇  
太子監國學士廣侍講榮幼孜尚書原吉從諸天

下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請行在餘悉啓  
皇太子處分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汝四  
人留幸勉輔太子唐太宗簡輔監國必房玄齡其  
敬之哉前忠誠伯茹常下獄死都督平安暴卒三  
月 上至北京夏五月營山陵于天壽山塋 仁  
孝皇后秋勅淇國公福將五將軍出塞北擊虜五  
將軍俱敗沒前給事中郭驥使虜爲本雅失里所  
殺 上聞之念虜不滅不靖也乃遣書諭 皇太  
子曰比以淇國公從征久授籌畫令帥大軍征虜  
冀必能任事乃辱國如此今不擊虜禍邊益深今

選將練兵朕來春將親征國家之事爾任之必慎  
重毋忽冬英國公獲簡定檻送京師陳季擴走

永樂八年

庚寅

春正月名英國公輔還畱黔國公晟

總諸軍雲陽伯旭副之討季擴簡定伏誅二月敕  
天下布按二司言朕惟古之善治者必重賢守令  
以爲生民休戚所繫命也朕巡狩北京考覈吏治  
惟汶上知縣史誠祖公無逋租田靡蒿萊人民樂  
業治有異效已褒賞陞濟寧州知州其易州同知  
騰貪酷無狀已加重譴今天下之大守令之廣朕  
豈能周知爾等居承宣風紀之任所轄郡縣官其

賢否治忽宜必知之其其實以聞加黜陟焉北征  
遂擊阿魯台於靜虜鎮還次擒胡山勒銘次清流  
泉再勒銘而還秋七月 上還北京冬十月還南  
京詔贖民鬻子

永樂九年

辛卯

春正月命英國公輔復會兵討交趾

二月命尚書宋禮都督周長浚會通河三月都御  
史陳瑛以罪下獄死初建文中瑛以交通藩邸坐  
譴及卽位得名用爲羅織苛刻建文諸臣得罪深  
瑛之力居多至是爲給事中耿通中允劉子春論  
劾獄死藉其家夏五月倭寇浙東六月逮交趾叅

議解縉于錦衣衛獄臨城縣饑當發粟三千七百石乃賑戶部持不許上曰國家儲蓄本以供國濟民有土有民將財用自裕豈憂儲蓄哉隋開皇間民饑不肯開賑聽流移就食歲所積可供數十年適大敵資此前事永鑑也自今遇水旱民饑卽開倉賑給爲著令冬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官李景隆茹瑞心術不正是非眩瞽故也命閣學士廣儼淮士奇榮幼孜爲總裁十一月立皇太孫十二月令百官條上軍民利病令在京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

正官各舉堪任牧民風憲者以聞是歲免陝西民逋負

永樂十年壬辰春正月元夕賜羣臣宴禁差守令三月勅河南發粟賑民冬十月命皇太孫閱武方山

永樂十一年癸巳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及宴先夕禮尚書呂震言日食與朝賀時先後不相妨請朝賀如儀侍郎儀智曰終同日免賀爲當揚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

皇明書 卷之三  
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來者言虜是日罷宴仁  
宗大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後簡老成大儒輔  
皇太孫羣臣推智 上喜曰智雖老然識大體能直  
言不阿向正旦日食呂震等欲行賀禮獨此老與  
士奇意同可任也遂命授 皇太孫經勅方黃齊  
練遠親被告者勿論二月命尚書義學士淮諭德  
士奇洗馬溥輔 皇太子監國 上巡狩北京禁  
諸司進獻設貴州布政使司秋八月遣吏部員外  
郎陳誠使西域冬十二月交趾平

永樂十二年

甲午

春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三月

上親征瓦剌命 皇太孫從 上謂侍郎廣幼致榮  
曰朕長孫天錫勇智令侍行俾知用兵行師之法  
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聞其  
卽以經史於前講誦庶不廢學也語太孫曰前代  
帝王多生長深宮狃富貴安逸於民艱國務懵弗  
寃以亡國者多矣汝將來有嗣統之寄須勉力於  
學天下事不可不周知天下人艱難不可不涉歷  
聞見廣涉歷多庶心胸開豁不疑於幾事也夏五  
月 上將五將軍出塞閱武陽林戍追敗虜于七  
刺河乃班師曹縣獻騶虞尚書震請率羣臣朝賀

皇明書 卷之三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爲上瑞

益止勿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當爲國爲民

效李沆不奏祥瑞不亦善乎震退 上顧侍臣曰

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六月丙寅朔日食秋八月

上至北京交趾陳季擴伏誅閏九月遠居守學士淮

諭德士奇洗馬濟下獄尋宥士奇還官十一月命

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閣臣曰五

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外諸儒有議論發

明者其博采增附周程張朱諸君子語性理之言

如太極圖通書西銘之類皆六經羽翼宜類聚成

書務精備以垂後世命廣等開館東華門外纂修  
之

永樂十三年<sub>乙未</sub>春正月殺前交趾叅議解縉平江

伯陳瑄開清江浦轉運罷海運秋七月誅貪殘守

令九月勅防邊

永樂十四年<sub>丙申</sub>春三月改封趙王王彰德漢王王

青州祠祭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尚書震助爲言

上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時時有之朕未嘗

不惕然于心敢自謂太平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

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其君爾



欲處朕太宗下亦異乎微之愛君矣且帝王有聞  
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也遂不許學士廣作却封禪  
頌以獻夏四月錦衣衛指揮紀綱伏誅以弄權作  
威故也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翰  
林學士五月壬辰朔日食秋八月作北京西宮名  
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詔豐城李彬鎮交阯九月始  
令民養種馬納駒 上還京師議營建北京於是  
羣臣上議言北京乃 皇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  
西倚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中沃壤千里足以  
控四夷而制天下誠帝王萬世都也比年車駕巡  
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  
充盈良材巨木千里咸集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  
勅所司營建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

永樂十五年丁酉春二月廢谷王穗爲庶人二月漢  
王高煦有罪居之樂安州三月 上巡北京夏四  
月丁巳朔日食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  
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山東旱蝗六月建北  
京郊廟宮殿秋七月冊 皇太孫妃胡氏冬十月  
癸未朔日食十一月以趙犴爲兵部尚書督塞上

屯

永樂十六年

戊戌

春安南黎利反三月初令民運夏

五月殺贊善梁潛司訓周冕秋七月遣禮部侍郎

胡濙巡江西浙江冬勅修武當山宮觀成

永樂十七年

己亥

春起復吏部尚書義輔監國南京

夏都督劉江破倭奴於黎海蝸封廣寧伯秋七月

勅慎選守令冬學士榮疏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

法司積弊

上密召諭曰卿言時弊實切當但卿

爲朕腹心進此言卽羣臣相猜隙慙生矣不若使

慎密御史言之於是畀監察御史鄧真使言之奏

下諸司股栗咸免冠謝死罪詔申勅而退頒爲善

陰騭孝順事實于天下

永樂十八年

庚子

春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竝爲文淵

閣大學士十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反都指揮衛

青擊破之秋八月丁巳朔日食九月北京宮殿成

改行在所爲京師名

皇太子及

太孫如京師

冬十二月

皇太子

太孫至京師

永樂十九年

辛丑

春正月甲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

朝賀戊寅大赦天下舉賢才禮高年存恤鰥寡孤

獨及篤廢殘疾者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夏

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肆赦禁謗詆遣尚書  
義等巡行天下撫軍民秋八月辛巳朔日食冬十  
一月議北征逮戶部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吳中  
掖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

永樂二十年壬寅春正月己未朔日食二月議北師  
餽餉三月 上親征夏五月次獨石大闕六月次  
通州旬至濶灤兒海乃旋師至威虜令碎李陵臺  
驛沈其碑河中還擊兀良哈大破之九月還京逮  
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錦衣衛獄尋釋復  
官

永樂二十一年癸卯春三月蜀王椿薨葬蜀獻王夏  
五月常山中護衛孟賢謀逆伏誅六月庚戌朔日  
食秋八月 上北征虜酋土干降封忠勇王 上  
班師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春正月逮朝覲官于錦衣衛獄  
尋釋之夏四月己酉復出塞北擊胡次荅蘭納木  
兒河抵白邨山餉不繼又 上感異夢夢人語上  
帝好生名學士榮幼孜語之榮幼孜以軍中有訛  
言因力請班師秋七月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  
歌 高皇帝辭五章曰此 先帝所爲垂諭叙創

崇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者也朕服之旦旦  
不忘因遂賡五章言奉天法祖勤民恤民之事仍  
命內侍歌之飲盡歡而罷己丑次倉厓城上不  
豫庚寅次榆木川辛卯上崩八月壬子梓宮至  
京師九月上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  
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上知人善任委  
閣學士爲腹心嘗於宮中忘一事問左右皆不省  
盖沈思久乃得之喟然曰以一人智慮處萬幾浩  
繁欲無愆忘也難矣時時勗近臣諸萬幾務當省  
錄備顧問朕行未合理當熟諫勿避名六部尚書  
及近臣論曰早朝四方所奏事繁念不得盡言午  
後事簡可從容陳論毋以且晡朕倦聽納也雖數  
在軍然親倚諸學士益深呼秀才不名時時坐帳  
殿名諸學士語語移時或夜漏下數刻乃退謂諸  
學士曰凡軍中一切動靜若謠言有聞卽密奏又  
勅闈者諸秀才有事入見朕聽非時入毋阻嘗中  
道相失急遣將四出尋之未至上念甚時時問  
左右諸學士來未盖倚毘如此御馬監詣戶部索  
白象食穀尚書辛以聞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  
奪民食以飼之此所謂率獸食人計象一日所飼

穀當農夫數口家一日之食豈當暴殄哉朕爲君  
職在養民禁勿用名監官切責之山西民言介休  
縣出五色石可輦致造器通政使彛奏之 上曰  
數年兵荒百姓與苦甚奈何重困爲乎福建三司  
官奏栢瑞生花下勅曰朕於生民休戚未徧知也故任  
官以圖安輯乃置軍民疾苦不言言栢花爲瑞是朋比  
爲妄欺夫時和歲豐物無疵厲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  
國家之瑞草木之花何有哉自今有復爲欺罔者罪無  
赦故是時近臣密勿大臣襄直四海洽清萬務咸適焉  
稗史臣曰臣考觀 文皇帝時自廟堂郊社追服

色官名壹未嘗不遵我 高祖之彛制也御門故  
所服衷衣弊衲而復出語侍臣言我 母后之德  
也躬補綴裳衣朕何敢忘焉又廣聽納親儒是宜  
光有顯名而天命饗保也廟號 太宗 世宗時  
上尊謚 成祖肇都今京師塋長陵

皇明書卷之三終

皇明書卷之三

皇明書卷之四

仁宗昭皇帝帝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昭皇帝諱高載

仁孝皇后元子也為王世子時孝

恭有文德靖難師起每居守而漢王高煦有勇力

善騎射數從軍有功然頗與世子卻時時從軍中

危世子世子不自安於是中朝臣方孝孺覘知之

為書貽世子令以燕自歸許王燕以為間世子得

書不啓封弁所遣使傳詣上軍中時奄黃儼素

得過世子因曲事趙王欲為趙王地已潛使走高

皇明書 卷之四  
一  
煦所言狀矣事聞 上上頗疑世子問高煦煦曰  
殆有之世子故與皇太孫善厚 上怒變色急未  
有以發也而世子所遣書若使馳傳至 上覽書  
乃固封未啓召使者問世子云何使者曰世子言  
臣子無私交何敢發私書 上乃歛噓太息曰吾  
父子至親猶見離間况君臣之際乎已拍案流涕  
曰嗟乎幾殺吾子江上之戰 上以兵北欲引還  
會高煦來濟師 上喜撫其背曰兒努力努力吾  
憊矣今世子多疾卽天下定吾以汝爲嗣於是高  
煦殊死戰而事克及 上入嗣極羣臣請立太子

上猶豫不許者久之召文武臣議文臣惟尚書金忠  
與餘皆靖難時股肱親見江上時事咸屬意高煦  
獨金忠以爲不可 上未有以決也召閣臣縉入  
縉曰立嫡以長今世子仁孝天下所歸心宜立且  
古奪嫡無不亂漢王不宜立願 陛下熟慮 上  
沈思未荅縉復叩首曰好 聖孫蓋指宣廟也  
上渙然意決密以問黃淮尹昌隆對皆與縉同而  
儲位遂定時 皇長孫方十歲天章日表英仁有  
大度 上甚愛故縉一言而定 上終念漢廢人  
有扈戰功又喜其英武類已顧頗以 皇太子不

皇明書 卷之四  
類已不悅 皇太子而二王益數數造飛語危之  
皇太子中不能自明北征還以 皇太子遣迎 駕  
者後至且失辭怒甚曰焉有君父出萬里外擊胡  
而爲人子顧晏然不省念乎又怒以爲此導輔者  
之過遣使逮義淮士奇并諸宮僚以來中途宥義  
還黃淮先至下獄士奇及正字金問繼至 上曰  
朕未嘗識金問問何自得侍東宮下法司鞫召士  
奇前問監國事士奇叩首言 皇太子實仁孝每  
攝祠宗廟祭品閱必親進御物親封識乃敢 上  
聞 上北征往往坐達旦不寐日中晏始食 駕

還而後卽安臣侍學每言及尊君順親忠孝天性  
之際太子每耽意傾聽也諸稽違皆臣等罪罪萬  
死 皇太子無罪幸 上裁察下錦衣衛獄未幾  
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楊溥芮善王愷遂俱下詔獄  
而解縉以覲 上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死獄  
中始縉以藩參入奏事適 上北征見 皇太子  
而歸故也居數年 上居北京時有疾意多所諱  
惡而 皇太子在留都距隔數千里小人附漢府  
者陰爲間讒構百端幾危者數矣久之漢王爲一  
道迹頗著而禮部侍郎淡以忠謹爲 上所親侍



往蹤跡建文君特遣濙至是召密諭曰人言東宮  
行多失爾至南留數日覘之其實封以來書奏  
必稍鉅書旦至旦欲觀晚至晚欲觀也於是濙奉  
勅名巡江浙南直隸諸郡縣以行濙至南都日隨  
朝逶迤久不去楊學士士奇謂之曰公命使也行  
不可以不亟濙謝曰綿衣數種未完姑待之畢卽  
行矣至安慶乃具日所見東宮行事皆仁孝誠敬  
者七端以上保太子無他 上覽之大悅於是以  
三殿成召 皇太子及太孫以來而儲位大安至  
是 上親出擊胡次翠微岡御幄殿諭諸學士曰

今胡虜殆盡天下事大定朕老矣東宮歷涉年久  
閱天下之故熟還京後當悉以軍國事付之以優  
游餘年不亦可乎榮幼孜稽首呼萬歲曰東宮仁  
孝天下屬心者久必稱 上付託 上大悅渙然  
於二臣之言又翼日 上崩學士榮幼孜以爲六  
師在外南距都尚遠乃秘不發喪括軍中錫名匠  
銷爲柁成斂而固之命光祿進朝夕膳如常儀益  
嚴榮及中官奉遺命先馳赴 皇太子 皇太子  
聞卽遣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太孫行忽啓曰外  
有封草白事非印識恐無以防僞 皇太子顧士

奇曰渠言是然行急製無及且奈何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往所授 殿下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  
孫 皇太子大善之卽手授 太孫曰此 大行  
皇帝故授我者有封事封識上不久亦歸汝汝遂  
留可也旣謂士奇曰汝言雖權宜亦中事會昔  
大行臨御久儲位未有定故浮議藉藉今吾卽授  
之他浮議何自興乎八月大軍至雕鶚堡 皇太  
孫素服號跣以迎軍中始知有大喪壬子梓宮至  
京師丁巳 皇太子卽帝位 上爲太子時仁明  
孝友禮賢敬輔樂讜言賜贊善徐善述手書言卿

年邁輔余爲勞今宮僚中似卿朴直苦口者實鮮  
面諭順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藥石彌予于道毋  
懷觸諱之慮監國時祇勤撫綏事必依道義赴召  
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筥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  
需民對曰歲饑以爲食爲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  
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錡釜仆不治歎息曰  
民隱不上聞乃一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悉召父  
老前問所苦具以對撤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  
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視民窮如此亦頗動  
念否執中言諸被災郡縣奏免今年田租矣 皇

皇明書 卷之四  
太子曰民饑且死官尚及徵租稅耶卽往督郡縣  
勘饑民數近地約三日遠五日官發粟賑之毋懼  
擅發吾見 上自奏也至京卽以聞 上喜曰昔  
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故舊喪况吾赤子乎而  
賑之是也及 上崩立出先朝舊臣戶尚書原吉  
刑尚書吳中於獄復其官原吉以毋喪乞歸葬終  
制 上曰朕笄笄在疚卿老成人宜共濟艱艱奈  
何舍朕去乎如卿以毋喪辭朕 父皇喪亦不當  
在此遣中使護其毋喪歸葬馳驛行敕有司治喪  
原吉不得已乃受命 上謂義原吉士奇曰汝三

人吾所倚非輕事須盡言以輔朕不逮置公孤官  
論大臣言此 皇祖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無爲  
事此官予冲人不無賴於師傅遂命吏部尚書義  
兼少保閣學士預機務者自進官有差尋進義少傳  
士奇少保以楊榮榆木川倉卒有大功置謹身殿  
學士以榮爲之進幼孜武英殿學士皆兼宮僚內  
閣進三孤自士奇始也謹身殿有大學士自楊榮  
始也次日召義士奇榮幼孜賜銀圖書各一章曰  
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事 先帝二十  
餘年輔朕於青宮練達老成朕所倚毗今嗣位軍

國之務重其協心贊輔諸政事有闕若朕違乃弼  
用印密疏以聞毋憚匡拂必俾朝無闕政民不失  
所以無負 祖宗付托之重義等頓首受命出學  
士黃淮楊溥於獄以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  
士溥翰林學士罷通西南夷停官買物料召尚書  
黃福還本兵遣兵尚書陳洽往鎮交趾癸未禮尚  
書呂震請遵遺制釋衰服從吉下廷臣議士奇以  
爲不可震辭色喞然吏尚書義兼取二說覆奏云  
上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從君服可也明且 上  
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士奇武臣惟

英國公輔如 上服餘皆從義奏所定朝退 上  
召蹇夏及士奇前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與公等  
詳定乃後聞吾時心疑其非是第不欲違公等易  
之今梓宮在殯吾何忍從吉後聞士奇有言始知  
其妄士奇議是也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不及  
又顧義曰汝折衷亦未當然置之毋復以語人令  
羣臣不自安聽自便可也尋進義少傅士奇少保  
命翰林侍讀學士王直兼起居注冬十月立妃張  
氏爲 皇后立 皇大孫爲 皇太子封子瞻竣  
爲鄭王瞻墉越王瞻墉襄王瞻垞荆王瞻垞淮王

三  
日  
言  
卷之四  
賸瑤滕王賸洎梁王賸埏衛王時登極詔下郡國  
民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賑濟其流徙田土拋荒  
者爲覈實除豁別名佃中官田聽民田例起科已  
奏報上 上謂戶尚書原吉曰田土民所賴以衣  
食者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衆豈百姓苦  
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食不足或加以疫癘  
致死亡歟今吾民何以致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  
搏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條具以  
聞一被災卽速賑守令違者處重罪前御史舒仲  
成以監國時忤旨被逮學士士奇言向小人爲媒

藥得罪者多 陛下卽位皆曠蕩宥之今追理仲  
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詔衛綰不赴卽  
位進用綰前史躋之幸 上寬貸 上覽疏大喜  
批荅言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  
之君愛惜俊良以成王化此金石之言朕朝夕所  
慮恐卿等有言不盡今覽奏自慰惟卿始終如一  
以副朕倚毘之意賜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  
千貫彰眷待之意翰林學士溥密疏言事 上批  
荅言覽卿奏爲國家忠計甚合朕心望終始如一  
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迓天休今賜卿彩幣二表

裏鈔千貫彰酬報之意 上聞淮徐山東饑坐西  
閣召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民田租停官買物料  
學士士奇請曰 皇上恤民窮甚善然戶工部事  
也當召令預聞 上曰徐之救民窮當如拯焚溺  
不可緩也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或  
中尼不行矣於是呼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  
角樓立書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  
宜差別無濫恩 上曰恤民寧厚朕爲天下主寧  
當與民計屑屑耶書畢卽用璽遣使行已乃顧士  
奇曰汝可語戶工部朕悉免之矣冬十月大理寺

奏決重囚 上惻然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法司  
於承天門會審諭之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爲  
大德其贊朕廷鞠罔俾無辜含冤于下地傷天地  
之和已復召大學士士奇榮幼孜至榻前臨諭令  
同審錄期審克必中 上御西角門視朝風寒甚  
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凜  
栗如此守邊將士晝夜立戟風雪中當如何因敕  
賜緣邊將士鈔幣十一月朔 上謂侍臣曰方孝  
孺輩皆忠臣宜從寬典於是勅建文諸臣族屬並  
放還歸所籍田產前言事失當謫戍者宥爲民

上敕兵部言古務農講武有定期不偏廢今宜倣此意直隸各附近都司軍農收畢於京師番上團操先農事遣歸以毋廢屯種 上勅文武大臣言朕以菲德纘承天統嗣位初首詔中外求言而涉月彌旬無幾應者夫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也乃人困於下而不聞弊膠於習而不知官廉貪雜處而無別兵紀律不肅而伍空仕者祿不足而冗員甚多法吏德不加而深文日甚豈非憲紀不振言路壅塞之所致歟卿等皆朕股肱心膂必有嘉猷以副朕倚重賢人君子之意時霈恩賜羣

臣誥命 上御西角門閱之謂士奇榮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舊人輔政惟終始協心底予于治前代人主履尊位輒自尊大惡人言雖素所親信亦順旨取容雖其賢者一再言不聽亦退而緘口致人主於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因取三臣誥手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敕朝廷比年數下詔求賢而奉行者徇私或以賄賂或以親故得實材無幾政事何由而理民何由安其自今嚴舉主連坐之法詔天下衛所屯田卒無擅差妨

奪其農時諭吏部言昔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輒疏其下故成貞觀之治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南廊今五府六部臣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官乃藩宣大臣既未嘗識其爲人又復不諳悉其姓名卽聞其賢否邪正久不能盡識忘之矣夫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其具都布按三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考察其事行留意焉禮科給事中黃驥陳西域賈胡入貢害西人狀乞罷貢上以其奏示禮尚書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

事卿陝西人不悉耶爲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是也於是止西域貢詔擇國子監監生有學行者嚴試之拔歷事六科尋授給事中徙觀天臺於楚中徙韓王封平涼尚書震言元年元日陛下初登大寶中外文武官及海外夷咸入覲宜作樂受賀如儀士奇榮幼孜持不可旨下樂設而不作止百官毋賀

洪熙元年<sub>乙巳</sub>春正月加大學士士奇兵部尚書淮少保戶部尚書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竝支榮幼孜辭上曰卿等扈皇考勤勞多况皇考賓



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維護而還朕瞻奉几筵未嘗  
忘之今三俸豈過其勿辭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  
進翰林學士楊溥太常卿掌閣事 上手印章授  
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問學欲以廣知民情  
今授卿印章有建白具封識以進大祀天地于南  
郊奉 太祖 太宗配詔天下郡縣有司勸農桑  
課學校在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巡督毋  
虛文天下嶽鎮海濱及郡縣山川社稷壇若帝王  
陵寢先聖先賢忠臣烈士諸祀典神祠有司奉祭  
務虔敬毋褻其祠壇以時修毋禁毋得樵牧軍

民中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司務覆實具聞旌  
之其鰥寡孤獨篤廢殘疾者務存恤廩養諸賢才  
未任若淹下僚者務覈實舉薦文武官有奉公在  
途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斂津遣還鄉毋令失所  
有父母年七十而上無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  
聽歸養待親終日起復就任其不得離職願移祿  
於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不能任者聽  
致仕有司月給米二石養之終身文武官非其人  
許被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詣闕訴不許擅自綁縛  
違者治罪廣東珠池及各處金銀場陶窟仍前禁

止其諸山場園林湖池坑冶原係民籍者聽民取  
不禁各處逃亡復業者諸逋負咸免復業後仍免  
賦役 二年詔北京諸司各復稱行在詔朝臣歸  
展省者官給鈔爲道里祭祠賓客費各解禎期爲  
中書舍人禎期縉從子也贈故宮僚少詹事鄒濟  
左贊善徐善述竝太子少保賜謚敕禮部歲時四  
祭之濟善述以潛愬前死故也士奇曰朝廷惟宗  
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與有  
勞然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宗廟等 上遽曰吾  
過矣吾過矣念舊傳不忘而不覺其過令歲致祭

焉兵部尚書李慶言今民馬益蕃散衛伍操用然  
且千餘羣今遠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員給馬一  
疋賦駒如民間稍寬民令太僕歲徵駒下廷臣議  
准行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  
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是  
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  
馬 上曰慶幾誤朕少選批罷矣居兩日批不下  
而兵部督朝覲官領馬給士奇復奏曰日 陛下  
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止何也此令行天下懷才  
抱德者咸望望然去矣且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

爲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負此名  
於天下此其失非小幸上立斷上曰偶因事稽  
緩行批矣諸大臣咸退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  
內批豈誠忘之昨卿言未脫口李慶呂震輩以此  
而忿卿朕念卿孤立故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  
矣因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章示之智疏言按察司  
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  
民等將憲綱掃地於是下令士奇頓首曰古人有  
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曰繼自今令不便  
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朕獨以先朝舊臣

容之然不足與語也蓋是時朝廷務寬洪盡下耻  
言人過而和輯諸大臣如此令在京七品在外五  
品以上官及知縣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材能文  
學出衆者聽擢用若濫舉及蔽賢者罰擢前光祿  
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國子監學錄王讓  
爲右贊善時謹讓以孝行知名上曰能孝者必  
忠忠孝之人於輔德宜稱遂有是擢大理少卿戈  
謙數言事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  
史劉觀交詆之楊士奇曰謙不識大體有之然獨  
感陛下超擢欲圖報惟陛下幸寬不然進言

者將懼以謙爲戒矣 上意稍解然免謙朝參  
專坐司視事旣彌月 上召士奇曰爾言驗自免  
戈謙來言事者頓衰豈誠無可言殆諱不言也今  
自冬不雪春少雨澤陰陽愆期必有其咎命士奇  
就榻前草勅引過令百官言事仍命謙朝參徒岷  
王梗於武岡 上詔恤刑曰朕承 皇祖 皇考  
好生之德旦夕惟念哀矜庶獄祗若不違夫刑以  
禁暴戢邪務民於善期無刑也豈專誅殺哉顧吏  
虛飾傳致枉人於死朕甚痛之且五刑之條極於  
大辟身首異處已矣又重之凌遲何也自今除反

逆依律科決外若一時嫉惡法外用籍沒及凌遲  
等刑法司必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  
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人  
之爲非有父子不相爲謀者故虞周之世罰弗及  
嗣罪人不孥自今爲反逆依律連坐外餘毋得從  
坐古者盛時設諫鼓謗木以通下情往法司尚羅  
織爲功能言涉國事輒論以毀謗奸邪欲嫁禍良  
善輒飾造誣罔甚刻深自今告誹謗者勿聽治其  
文武諸司自今不許於法外用鞭背宮割等刑以  
佐朕父母斯民之意南京地屢震遣 皇太子詣

南都監國謁 祖陵定 太宗廟侑饗功臣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 上諭蹇尚書言御史朝廷耳  
目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  
達於治而操得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  
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狼藉賢人君子正直不  
阿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爲膠漆於  
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省識亦烏在其爲耳目  
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旣又咨近臣  
舉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以武臣踈於文治命  
選任方面叅政副使官於各邊叅贊軍務治章奏

督糧儲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時有進賦頌太平  
者 上召義原吉榮士奇示之覽竟曰今朝無闕  
政生民皆安信乎義等皆起贊曰 陛下卽位詔  
敕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繇役之苦可謂安矣惟  
士奇以爲尚未曰 陛下恩誠覃被但流徙尚未  
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湏加意休息  
庶人各得所 上喟然曰吾意非爲此也朕去年  
各贈卿等銀章望匡輔惟士奇五封章以進卿三  
人曾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非  
朕始望故以謂卿耳三人皆頓首慚謝夏四月甲

寅有星孛于紫微先是上刻天元玉曆賜輔臣諭之曰天道人事非判然二途有動於此卽應於彼朕少侍高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忘此書言簡理當輔臣所宜知也故以賜卿至是上召義原吉榮士奇問之曰夜來星變卿四人嘗見否前對曰未也上曰義等三人卽見或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臣愚昧亦不及知上喟然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明日朝罷召義士奇諭曰朕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實共之賴皇考仁聖而全言已泣義士奇亦泣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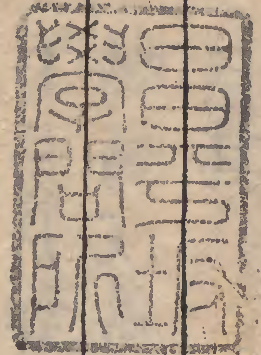
更共慰上上曰吾卽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體者因出手敕及銀印章二以賜義得蹇忠貞士奇得楊貞一義勅曰曩朕監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詹事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實難卿以善翊君以義殉國勞心焦思載歷艱危未嘗有咨恤之意及朕嗣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篤敬不忘今賜卿蹇忠貞印一枚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不易宜加保守朕子孫亦知卿弼於艱難體國之心於

以保爾子孫與國咸休嗚呼往績惟懋永終是圖  
欽哉士奇救與同而辭少異皆拜命退五月庚辰  
上不豫名義士奇淮榮至思善門命書敕名 皇太  
子於南京次日疾大漸遺詔天下曰朕以菲德嗣  
承洪業君臨天下甫及踰年上念我 皇考太宗  
皇帝山陵未遠哀摧崩迫下憫惟海內黔黎凋殘  
未瘳夙夜憂勞時用邁疾奄及大漸夫死生晝夜  
之常往聖同之奚足悲念長子 皇太子瞻基天  
稟仁厚孝友英明先帝夙期其大器臣民咸欽其  
令望可卽皇帝位朕既臨御之日淺恩澤未浹於

民不忍復有所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喪制用以  
日易月如令嗚呼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  
嗚嗚咸屬南京君國子民宜從衆志中外文武羣  
臣其各盡忠秉節佐輔嗣君永寧我生民欽哉翌  
日 上崩于欽安宮六月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  
京庚戌卽 皇帝位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  
體道推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  
仁宗九月葬獻陵

稗史臣曰天人臣主之際顧不甚難也哉方 獻  
陵監國時居悃畜恭基命於疾疾默闇矣已受大

皇明書  
卷之四終  
統撫民畏相載訐謨於宗社靈長乃中殂弗竟也  
嗟夫夫天之未易甚如此夫李獻吉傷之日誦  
昭皇帝指星變泣諭廷臣語而所謂天者益驗矣



皇明書卷之四終

文化丙寅



統撫民畏相欽討議於宗社靈長乃中祖弗克也  
嗟夫夫天之未易誥如此夫李獻吉傷之月論  
昭皇帝指星變泣諭廷臣語而所謂天者益驗矣



皇明書卷之四終

文化圖書

